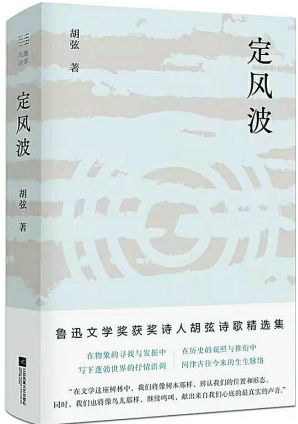


书里书外

那缕空之地送来的音乐

——读胡弦诗集《定风波》



王馨梓

一

胡弦的诗，并不是从字面上理解或一眼望见就能让人进入的诗。它首先需要你在心境上的沉潜，同时你得有一定的理解基础。

胡弦诗集《定风波》全书五辑158首。每一首都值得反复品读与回味。第一首《峡谷记》可谓奠定了全书的基调。他说，“山谷中，虚无不可谈论，因为它又一次/在缓慢的疼痛中睡着了。”谷底的石头，“像一群/身体柔软的人在晒太阳./它们看上去已经很老了，但摸一摸/皮肤又光滑如新鲜的孩童。”而时间很慢，“石缝间，甚至长出了小草。”时间，像一片新芽在悄悄推送它多齿的叶缘./又像浆果内，结构在发生不易察觉的裂变。”这时，诗人出现，“在一面大石坡上坐下来，体会到/安全与危险之间那变化的坡度。”

反复研读整首诗的内蕴，及形式和象征、对比、隐喻等诗艺上的美学，正如这诗，开启了阅读全书的美妙体验。

二

音乐自语言而来。诗是生活的艺术，语言是载体。胡弦的诗歌语言不浅不白，不晦不涩，真诚、精准、异质。像一位沉默安静、内力深厚的大师，巧熟着文字的排列组合，引你读之、思之、迷之。

“晨光使殿宇有微妙的位移”（《在国清寺》）。“当初的慌乱、恐惧/一种慢慢凝固的东西吸走了它们/甚至吸走了它的死，使它看上去栩栩如生”（《琥珀里的昆虫》）。这种词语精准的表达，光从字面理解便有无穷魅力。而陌生化或独创式的，几乎是胡弦诗歌语言的主流，“当它盘成一团，像处在/一个静止的涟漪的中心./那一圈一圈扩散的圆又像是/某种处理寂寞的方式”（《蛇》）。语言克制、精准、独创，陌生但不生涩，简朴而不流俗。

而其语言上的音乐性，又带给我们阅读上的愉悦，并使其诗传承了古典意韵。《幕府山》中，“大雾有忘却的本性/漩涡有反复确认的激情。”自然顺泄的美感和诗的内蕴完美结合，触人心扉。

其语言切入的视角亦十分独特。看似不经意的落笔，实则已在既成之路上独辟了一条绝尘而去的小径。如《星空》：“只有天文望远镜在独处眺望：它因/望得太远像一件/被宇宙遗弃在我们身边的异物。”

三

音乐自巧中来，这是胡弦诗歌的又一光亮之处。

前面说的《峡谷记》，在层层推人的走势里，埋伏着重重机关，有一重没有打开，你将无法进入，一旦打开将醍醐灌顶，如沐酒后微风。但其表达上仍是娓娓道来，一气呵成，看不出任何雕琢痕迹。

如《甘蔗田》，“这一生，你可能偶尔经过甘蔗田/偶尔经过穷人的清晨./日子是苦的，甘蔗是甜的。”从开篇直到结尾，他仿佛都只是向你讲述一个故事，或与你分享他经过的一个事件或场景，当你读完全篇，你不由得回头再找寻其中的奥义，你会发现你已顺着他的文字进入了陌生之境。“这一生，你偶尔会经过甘蔗田./淡淡薄雾里，幼苗们刚刚长出地面/傍着去年的遍地刀痕。”甘蔗的一生，也是人的一生，甘蔗的再生，亦是人的个体的轮回，每一次重生，都是在黑暗和苦难之中积聚力量的薄发，刚刚长出的幼苗，必是在刀痕里听见了某种神性的音乐的召唤，才在淡淡薄雾的黎明向世界探出新奇的眼光。

所谓技巧的退场，并非不需要或没有技巧。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你感受不到这些。

四

音乐自灵中来。一首诗为什么好？它首先肯定是引起了你的情感共鸣，以及简单、直白的效应，不需要太费力就能获得，而在直白基础上因语言、结构、技巧的加入，带来的顺着隧道幽深曲折而抵达心灵之通透光亮之处的体验，这是高级的人类体验，这就是远方。

胡弦有几首轻盈之诗，如《黄昏小镇之歌》《先知》《雀舌》《年轻的时辰》《夏花》《细雨如丝》等。写轻盈之诗，是讨巧的，但他放弃了讨巧，执意将汉语往某条从未涉足的路上携带。那路上有怎样的风景，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气息，你会收获什么，失去什么。

胡弦的诗歌，很少有成段的说明或论述，更没有整首的论诗。他总是在耐心地叙说一个场景、一件物品、动物、植物、人、历史，甚至自然景观，用他独有的语言和隐于无形的技艺，在不动声色的讲述中，某种意义或观念或启示已潜入你的身体。

（《定风波》胡弦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认识你自己

——读王跃文新著《喊山应》



郑国友

王跃文在文坛一直保持着活跃态势，其新著《喊山应》以随笔体的行文方式“认识自己”，对自己创作的“文学原乡”、心路历程和写作得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首”“剖露”和“检讨”。

“文学是有出生地的，诗人要追问自己的精神来源”（评论家谢有顺语）。在《喊山应》中，王跃文首先从山川日月溯源，从2300年前的屈原“寻根”。他说：“我生长在屈原行吟过的土地上”，“我从小踩着的土地，必定印有屈原的足迹”。溆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正是这样一块“邮票大小”的土地，哺育了作家，孕育了他的文学梦想。

“奶奶讲的故事就是我最早的文学”。奶奶唤起了他的文学梦想，但更多的还是这块土地“原乡”给予的“馈赠”。在作品中，王跃文写到了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生活的艰辛和应对生活困境时的各样智慧。他的父老乡亲老实、善良、本分、重人伦，讲人情，但同时也经历了沉重的人世苦楚……

书中，王跃文多次强调，“文学必须有一种向善的力量”，“文学可以表现恶，但它的精神内核必须是善”。也许，经历了生活的血和

王瑞瑞

当代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思想实验，营构人机关系的多重可能，使人们提前感知未来存在的风险。在众多人工智能题材作品中，湖南作家赵炎秋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科幻小说《智人崛起》，在这方面提供了诸多新的启示。

在叙事语言上，小说摒弃了科幻小说惯常启用的个体机器生命的抒情性话语，呈现了高智人群体对权利与地位的正面争取。

一般来说，个体机器生命抒情性话语的启用可以有效激发人性效应，赢得读者或观者的同理心。而在《智人崛起》里，由于小说营构了机器人高度日常化的未来社会，导致人性效应消退。高智人与人类共存于日常生活之中，人们似乎已从人机关系的恐怖谷中走出，向人机和谐的新世界走去。

然而，人类与高智人的疏离与不和谐侵蚀着人机共融的表面世界。人类对高智人保持着警惕，高智人受自然人的严密监督。人类接纳高智人成为自己工作的帮手甚至生活的伴侣，享受着他们带来的各种便利，却从未真正实现与高智人情感与心灵的交通。尤需注意的是，这时的高智人已不是科幻电影《人工智能》里大卫式的柔弱孩童，在高智人面前，每个自然人都是潜在的“智败者”。因此，无论是文本中的自然人还是文本之外的读者，都不易成为高智人的同情者。在此种情况下，机器人要寻求其主体价值，单一的抒情性话语显然已失效。个体主角的抒情性话语在小说中被高智人律师争取权利的法律辩护语言所替代。

在情节设置上，小说呼应了当下学界对机器人权利问题的争论，其探索更加细化并具现实意义。

这部小说对机器人是否应该拥有权利进行了探讨。我们可以从道德和法律上分别来看。首先是道德权利。道德权利即是被尊重的权利，对机器人来说，受到尊重对待是最基本的权利。也就是说，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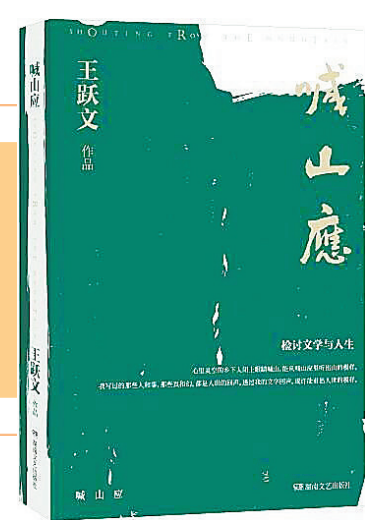
器，人才更能懂得并珍惜美和善的价值。1989年8月8日，王跃文散文《书房小记》在《湖南日报》发表。从此，他便高举真善美大旗，尽情批判，肆意表达，指摘时弊，痛陈国民痼疾，活跃在当代文坛上。

《喊山应》较为完整地回顾了王跃文自己的创作历程。自《无头无尾的故事》始，当时省内最高文学刊物《湖南文学》在1991、1992年两年之内连发其四篇小说。到1995年《秋风庭院》获全国奖，王跃文开始引起文学名家和知名刊物的强烈关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其写《国画》。1999年，此书一出，开启一种小说潮流，一时洛阳纸贵。但同时，却也生出许多事端。有影射，有盗版，有落聘，有停印，有要求主动退评某奖……不得不承认，“《国画》是一部孤愤之书，也是一部忧患之书”，他的小说受到读者的追捧，但自然也遭遇到不少的误解和指责。

假如说《国画》郁愤，那么《苍黄》则显苍凉。《国画》是王跃文的青年之作，《苍黄》则是王跃文的中年之书。世事无常，但冥冥之中却似乎有只巨手在操控“无需厄运拨弄的悲剧”，生存之叹和生命之哀力透纸背。

值得注意的是，王跃文的小说，非常关注那些小人物、边缘人物、底层人物、弱势群体，“我笔下，主人公多是难以彻底摆脱痛苦的‘个人’，他们对他们的遭遇怀着深深的同情，但他又只能无奈地对他们的命运给予深深的叹息。他理解他们，写他们的无奈，写他们的不忍，但他说，“作家在创作作品的同时，他也在创造自己”。

创作是暴露自己灵魂的事情，好的创作



看似写作的别人，其实何尝不是在写他自己。“我此前此后都没有因为写完一部小说失眠，但写完《漫水》我通宵没有合眼。”这部小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可以说，这是乡村的一曲歌、一首诗，有沈从文“美丽总是愁人的”的抒情调子，但与沈从文不一样的，小说还表达了某种现实的忧患和隐痛。从这个意义上看，写作是一件非常折腾人的事情，高贵的写作，永远与孤独、苦痛甚至死亡相连。

书中，王跃文坦言：“我是一个写作同生命结合得很紧的人”，作家活着就是写作，写作就是生命，当把写作视作一种人生态态时，下笔自然就会充满敬畏。在《苍黄》这部小说里作家提到一幅油画，它的名字叫作：怕。心中有怕，敬畏常在。

作家在《喊山应》这部作品的题记中写道：“心里灵空的乡下人闭上眼睛喊山，能从喊山应里听出山的模样”“我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喊山应呢？”“我写过的人和事，那些时间和空间，那些实和虚，那些真和幻，都是人世的回声。透过我的文字回声，或许能看出人世的模样。”

王跃文认为，“文学经典是时间追认的”，唯有时间，将证明一切，裁判一切。作品经不经典，作家说了不算，市场也说了不算，唯有时间，将证明一切，裁判一切。

“喊山应”显然是王跃文形容其创作的一种意象，作家创作姿态和灵魂立场决定了其“喊”的效果和价值。王跃文说：“时光匆匆，人事常新。听凭岁月呼啸，我仍会静静地看，细细地想，慢慢地写。”

（《喊山应》王跃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好书摘读

除夕的太平宴



谢莫

进入腊月，母亲就开始忙碌。她默默地筹划着，一切是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腊月的第一大事是除尘。这有实际和实用的意义，更有文化象征的意义。堆积了一年的杂物清理过后，就开始大扫除。母亲买来青青翠翠的细竹枝，按照习俗用大红纸捆绑竹子的根端，扎成一把大扫帚。她用布巾罩住她美丽的发髻，把矮檐屋角的灰尘来了个彻底大清扫。

除尘而后，开始擦地板。在迎春的所有活动中，擦地板的活最重。当年福州城乡的房舍，基本都是木结构。记忆中做这些事时，母亲是非常的劳累，却是非常的美丽。接下来就是给所有的铜器除垢。

年前的卫生工作结束了，此时满屋生辉，大家都喜乐。母亲没有停歇，她开始有条不紊地，也是不紧不慢地购办年货。福州当年的习惯，过年的吃食基本都是自家做：年糕（一种香叶蒸的红糖年糕），“肉丸”（一种芋头丝加肥肉丁和香料蒸的甜年糕），“斋”（一种糯米制作的、带馅加清香竹叶蒸制的米糕）。一切原料都是现采购。原料买来了，全靠手工浸泡、磨浆、揉、搓、捏、包裹，而后上笼蒸熟。从备料到成品，期间工序复杂，尽管也是忙成一团，却也是欢欢喜喜的。这时节，当灶屋升腾起蒸腾的热气，我们已经欣喜地觉察到节日是临近了。

这些艰苦的却也是快乐的劳作，还不包括那些腌的、卤的、糟的、炸的、煮的，各种门类，分门别类制作。每一件事，都有它的要求，也都不简单。这一切，都要在腊月的中旬完成。过年是享受，不做事的，母亲要赶在年节到来之前，将一切都准备好。

腊月二十四是民间说的“小年”，灶公的生日，俗称“祭灶”。祭灶是年节的序曲。在我们家，祭灶的第一步是重新布置、修整灶公的神龛。用了一年的神龛，有些陈旧了，每年祭灶前都要裱裱一新。祭灶日我们按规矩烧香、上供、叩拜。跪拜以后就有盼了一年的快乐：吃上供的灶糖、灶饼以及种类繁多的干鲜果。

小年过后，母亲酝酿着除夕的冲刺，这是腊月的最后一场“战役”。年夜饭是一年所有节庆聚餐中最盛大、最隆重，也最“奢华”的，因为这是一年中全家人最珍惜的大团圆的宴集。为了筹划并推出这顿年夜饭，母亲依然独当一面，沉稳地、有条不紊地进行这场冲刺。从备料到制作，母亲依然美丽地活跃在香气四溢的灶间，变戏法似的从“魔箱”里变出了一桌丰盛的团圆饭。

正式宴会之前是敬奉神明和祖先。红烛烧起，香烟点起，挂鞭响起。跪拜过后，供桌前点燃了井字形搭起的干柴，我们点燃那干柴，熊熊烈火中，孩子们使劲地往火堆里撒盐！盐粒遇火，烈焰爆出清脆的噼啪声。据说这是为了驱邪，我们更理解为欢乐地迎春！

这一场酒席，更像是闽菜精华的荟萃：红糟鲢鱼、糖醋排骨、槟榔芋烧番鸭、炒粉干、芋泥、什锦火锅，最后是一道象征吉祥的太平宴。（福州方言称鸭蛋为“太平”，“宴”是燕皮包制的肉燕的谐音，这是一道汤菜，主料是整只的鸭蛋、肉燕外加粉丝、白菜等。平日子里省吃俭用——有时甚至陷于难以成粥的困境的家庭，在年节到来的时候，一下子却变得这样的“奢侈”！当年年幼的我，嬉玩中也曾有对于家境的隐忧，但这一切都被母亲的“魔法”化解了。那一定是指挥着若定的母亲平日节俭中的积攒。

除夕的夜晚全家都是盛装出席，母亲也不例外，此时她虽人已中年，却是一副成熟的青春气象：一袭素净的旗袍，戴上耳环，发髻插上鲜花，头发依然乌黑而光可鉴人。只有此时，她才呼唤众人端菜上桌，招呼众人给父亲敬酒。她坐定她的座位，静静地分享着全家的欢乐。

（本文节选自谢莫所著《觅食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悦读

